

拋磚引繪：寫給蘭嶼孩子的故事

瓦を投げて絵を引き寄せる：蘭嶼の子どもたちのために書いた話
Paving the Way with Pictures: Stories for the Children of Orchid Island

許書瑜（蘭嶼小島生活民宿主人）

「我沒有達悟的舌頭，但我都有把達悟的故事放在心裡頭。」
—許書瑜

2012年剛嫁到蘭嶼時，我曾在蘭恩幼兒園任教，當時發生了兩件事，變成我製作族語繪本的契機。首先是我設計親子同樂，說族語1-10跳跳樂的遊戲，意外發現很多家長不太會唸族語的數字，讓我感到很驚訝。再來是我發現書架上的族語繪本，都是偏向長篇的神話故事，比較適合高年級的學童，並不適合我帶的幼兒，對剛接觸蘭嶼文化及語言的我也太過艱澀。因為曾經選修過英國兒童文學、語言學及英語教學概論，我萌生出了「好想畫出適合他們的故事啊！」的念頭，抱持著自己也跟著芽芽學語的心情，我開始了意想不到的族語繪本創作之路。

結合族語的繪本創作

曾參加過許多蘭嶼文化的課程、解說員培訓，以及至少四次的羅馬拼音課，我希望流傳至我身上的文化和經驗，可以不止於我，而

是繼續流傳給更多島上的孩子。因為受到夏曼·藍波安《天空的眼睛》的啟發，先創作了《ikongo mapimata sya?》（這是誰的眼睛？）這本繪本草圖，接著又結合了蘭嶼傳統食物和數字1-10，寫出瘦小的男孩吃成大胖子的故事《todangan todangan》（一直吃一直吃）；因為自覺繪畫能力有限，利用自家經營的民宿，以才藝換宿的方式，提供一個月的免費住宿，邀請專業的插畫家來蘭嶼生活，並繪製繪本。



自費印刷完成後，選在兒童節當天，送給島上200位學童作為兒童節禮物。

跟著蘭嶼的夜曆生活、體驗歲時祭儀，還有被海洋及山林滋養著，我又陸續完成了《kala pala》（找找看）、《ya mavozow o kagling》（山羊迷路了）和《akay》（爺爺），這一路，一走就是十年，這些族語繪本記錄著我在蘭嶼的看見、變成了當地的教材，自知要學習的還有很多，創作也不夠完美，但這是我用青春留給蘭嶼的情書。

蘭嶼過去並沒有文字記錄，都是以口傳文化為主，直到1984年才以羅馬拼音宗教版選字，選了23個字母。1990年出版的「雅美語羅馬字初級讀本」，是以羅馬拼音、注音和日文並列標示的。而我常翻閱的「達悟語學習辭典」，是2009年由何德華教授及漁人部落的董瑪女出版，在蘭嶼的這些年，也非常感謝「蘭嶼天主教文化發展協會」舉辦了許多族語和文化課程，讓我進入一個從沒想過的大千世界。

族語繪本創作的困境

創作族語繪本的過程是辛苦也是幸福的。我覺得這些年在蘭嶼創作族語繪本面臨的困境是：一、族語口說及書寫的世代斷層：長輩趨向於口傳、不善於羅馬拼音，年輕人則是會寫，但越來越缺乏族語口說的環境。即使有口說能力的人，未必能流暢地書寫，加上缺乏能熟練轉譯的語言工作者，就會讓創作陷入停滯；二、語言書寫與轉譯的門檻：因為島上的族語拼音系統分成宗教

而我常翻閱的「達悟語學習辭典」，是2009年由何德華教授及漁人部落的董瑪女出版，在蘭嶼的這些年，也非常感謝「蘭嶼天主教文化發展協會」舉辦了許多族語和文化課程，讓我進入一個從沒想過的大千世界。



版、教育部版，常會造成在書寫上的分歧。每個部落對同一個單字的用詞可能也完全不同，在印刷的成本考量及編輯的取捨上，常只能取其一使用；三、教育端與家庭端的落差：即使繪本完成了，若無法進入正式教材系統，或缺乏家庭閱讀推廣，就無法真正發揮效用。

拋磚引繪的初心

很感謝文化部提供「語言友善環境及創作應用與推廣補助」，及國藝會對出版品的常態補助，讓我得以在推廣族語繪本的路上有相應的支持。但也樂見政府可以設立「在地語言圖文出版扶植計畫」，給予族語繪本從創作、語言審校、插畫、出版到推廣的全流程支持。鼓勵原民青年投入繪本創作，設計「語言+創作力」的跨域工作坊，培育兼具語感與圖文表達能力的在地作者；或建立媒合平台，讓創作者與耆老、教師、語推員共同協作，從社區中孕育出屬於當地的語言教材與繪本，持續地出版與推廣。

這些年來，我常被島上仍流有「達悟精神」的族人感動，他們或許是以生命活出文化、用心傳承給下一代的長輩；又或許是在現代價值觀與傳統文化中，試著找到自我定位及誠懇學習的年輕人。雖然我的父母將我命名為瑜，是玉珮之意，但我更樂意當一塊拋磚引玉的磚，願能引起更多族人拾起文化的故事，讓更多族語繪本或其他形式的創作，將蘭嶼這麼美的文化繼續保存下去。◆